



日本鄉下  
呀，很多  
的東方國  
家，以前  
全都是過  
農曆年的  
，不過：

「不

過你爲什  
麼還來個

新年雖然過去了，農曆年接着又  
將來臨；北部臺灣連日寒風颯颯，細  
雨霏霏。鄭家的二大叔、三嬸婆、和  
四妹，以及念農校的安邦，還有鄰舍的  
農友鄭吉、小鳳，下雨天，大夥兒閑着  
沒事，就圍繞着農學院才放假回來的  
劉長稼有說有笑的談過年的事。

「新曆年呀，是幹什麼的！」三嬸婆向  
來是很善問的，她眼清又再迫上一句。  
這回可把安邦的話頭拉開啦，他說：

「那是新曆年比農曆年要好一點  
呀，方便，又符合季節的轉移；我們  
的地理書上就這麼說的。」他氣喘喘地  
說完了話，把目光注視到長稼臉上。

「是的，因爲新曆年是以地球繞  
太陽一周爲一年的。地球繞太陽一周  
的時間，約爲三百六十五天又四分之  
一，所以就以這樣的時間定爲一年，  
最能符合實際季節的轉移，因爲所謂  
季節轉移，實在就是由於地球繞太陽  
的轉動所起的。至於農曆年（陰年），  
它爲了要顧到符合月的圓缺，所以它  
是先定死了月的長短，然後再來併合  
成年的。而月的一圓一缺，正是月亮  
繞地球一周，其時間大約是二十九日  
又十二小時四十四分多，這樣算起來  
一年十二月，也才有三百五十四天多

，和實際造成季候變化的時間三百六  
十五日，還差了十幾天，這麼一來，十  
七年後，就要相差六個多月，如不閏  
月，那麼本來冬季是正二月，到十七  
年後，七月却反成爲冬季了，過年也  
反而在夏天，豈不寒暑倒置？所以說  
，爲了顧到符合月亮的圓缺，却就因  
此而不能符合實際季節的轉換。」

「可是，我們不是還補上閏月嗎  
？」二大叔是熟練的老農夫，他很熟  
地說。

「是呀，就雖然有了閏月，而且  
我們中國對它安排得十分妥當，把每  
年剩下的十餘日的相差，每積三年  
，即增加一個閏月，使該年成了十三  
月一年，用以調劑那所剩的差額。但  
精細一點說，三年之中，雖然已加上  
一月，但每三年却仍然剩下了約十分  
之一月（因爲每年是剩下十幾天），  
所以要是經過了若干年這個差額也就  
要逐漸增大，而成爲嚴重。雖然我們  
很巧妙地將它改爲十九年七閏，使所  
剩的零頭幾乎可化得無影無跡，但是  
陰曆究竟是有它不可克復的缺點，那  
就是因爲它不能把一年的節氣如春分  
、秋分、夏至冬至等的日期，在一年  
中規定，常因閏月關係，一年度爲十  
三個月，使節氣來臨的日子，與平年  
（不閏月的）相差得更遠，產生了所  
謂一年兩頭春，或者首年（即該年之  
內，沒有一個立春）等等，所以，使

用的人，要不查看每年算定的通書，  
就簡直無法知道那年節氣落於何日。  
同時，現今工商業發達，社會上的契  
約、租值，和薪金等，多按月計算，  
若年有長短，就無法決定長期的年俸  
和預算了」。

「要是陽曆呢？」二大叔好像很  
慎重地問，大家全神傾聽。

「要是陽曆就沒有這些毛病，它  
每年的月數，和每月的日數或四季寒  
暑，都有一定，有一定簡便的方法是  
以算出，而節氣來臨的日子，每年又  
大致一定，這些，對於我們今天的農  
工商業，都無不方便。」

「噢！這麼說倒是『日本過年』  
比我們農業年好囉？」三嬸婆有點懷  
喪地問。

「在日本時代呀，日本人過的是  
新曆年，那時我們把他叫做『日本過  
年』，而我們本省人過的是農曆年，  
所以，當時也就叫做『臺灣過年』，  
真是各過各的。可是光復以後，爲什  
麼還過『日本年』幹什麼呀？」三嬸  
婆又猛把話頭一轉，驟然一問，使得  
長稼一時也不知所答。當他正想開口  
，四妹却已經搶先了，他說：

「是呀？不過聽說日本鄉下，倒  
也過着農曆年的！」  
「是的，日本鄉下也還過着農曆  
年，」長稼這才開口：「其實，不僅

「這道句話說得不對，陽曆年根  
本不是日本人的。」長稼鄭重地說  
：「世界上最先用太陽曆的，不但不  
是日本人，也不是歐洲人；却是六千  
年以前的古埃及人。那時候的埃及人  
，雖然不知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  
之一的時間就是地球繞太陽一周的時  
間，但他們耕種在尼羅河的邊旁，那  
裡的河流，由於地球繞太陽的過程  
中，每年在一定的狀況下，必然形成了  
貿易風北上，而捲起了大量的雨水，  
使得河流每年在一定的時間必然氾濫  
。氾濫以後的河谷兩岸，土地就變得  
肥沃無比，所以農民都很關心於河水

# 園柑的美十全十

## 西螺黃元生農友訪問記



西螺鎮四塊厝的黃元生農友，世代栽培柑桔，經驗多，出品好，是西螺鎮的名人。他的兒子黃溪松、黃武雄在西螺農校讀書時，也都憑着祖傳的本領，當選的柑桔四健會的助理指導員，在同學間出盡了風頭。

黃元生樸實開通，對於農業專家的指導，是再也重視不過的了。他的四甲多地的果園，是臺中農學院的試驗園，經常有教授和學生們前往研究和實習，在這種環境下，開通的黃元生農友學得了不少農業技術。教授們在他的果園中作防治病蟲害試驗，有時用藥過強把樹毀壞了，黃元生沒有一點怨言並且說：「那是一種試驗，試驗中當然可能產生不好的結果，結果如果都是好的，還改進甚麼？」從這幾句話裡，我們可知黃元生對專家們的指導，該是如何的信任和重視了。

西螺農校的老師們，早就和這位開通的農友打成一片了。他們經常利用課餘前往果園裡研究，從實地工作

中得到知識去教授學生。幾個月前，代理校長戴育桐先生到黃家的果園參觀，見每株樹上所結的柑桔都多的過份，他認為今年結果太多了，可能會影響明年的產量，因此戴先生向黃元生建議，要他摘除一部份劣果。戴校長的说法是正確的，但黃元生這次却例外的沒有聽從他的指導，說要等颱風季節過後再說。不久，芙蓉達颶風來了，滿園搖撼，遍地落果，風過後，樹上餘果也不多了，但每一粒柑桔都長的又好又大，事後不但豐收，還賣得好價錢。戴校長對黃元生非常佩服，認為他的遠見和經驗是了不起的。

走到黃元生的果園裡，令人有十全十美之感。他的果園不但整齊，而且品種俱全，椪柑、桶柑、華盛頓、晚命夏柑橙應有盡有。不同的品種，收成期也先後不同，因此黃元生的柑桔供應期特別長，從今年十月到明年八月，隨時都有新鮮的柑桔出售。別人沒有柑桔出售的時候他有，就可賣得好價錢，給黃元生一個賺錢的好機會。六月是柑桔最少的时候，一斤柑子竟賣到十八九塊錢，許多商人還把他的柑子用紙包好當做美國花旗柑去騙有錢人呢！黃元生最近又在研究柑桔冷凍貯藏後，他希望一年到頭都有柑桔賣。

在接木方面，黃元生的辦法也與人不同。他選好了優良母樹，在母樹周圍栽植樹苗，然後再把二者的枝子包接在一起，這樣以來，有兩株樹供給養料，成活率當然也就比普通的接法高多了。這種接法，在大量繁殖苗的時候也許不能適用，但對一般果農來說，這種成活率高的接木法則不妨一試。

黃元生對土地的利用，也是值得一提的。柑桔要五、六年才能結果，在未結果之前，果園裡有的是空地，黃元生就利用這些空地栽種樹苗，每一株可賣五塊錢，收益和成樹果園差不多。

過了一道籬笆，是另一所果園，情形可就大不同了，這兒的果樹蒼老高大，樹上的柑桔也少的可憐，給人一片荒涼景象。後來才知道這所果園是祖傳的，每株樹都有了三十年以上的年齡，因為是先人手植的，所以沒有去除更新。(司棋)

## 農村訪問

的漲落，以便於到時疏散和到時播種。經過長久的細心觀察，終於他們在六千年前便發見了河水的氾濫，恰巧是約三百六十五天又四分之一一次，所以也就以三百六十五天作為一年，即稱為太陽曆（亦即陽曆）。其後流傳到希臘羅馬，再由羅馬傳播於歐洲，更經過近代（一五八二年）的修飾，為世界各文明國家所共為採用。中國和日本，以及亞洲其他各國，以後也陸續採用。我國在四十六年前民國成立時，正式採用為國曆，那時臺灣因還在日本時代，所以當時我們鄉下，都稱它為「日本過年」，其實陽曆跟日本人並沒有什麼關係。由此我們也可知道，所謂農曆年，並不一定非要用陰曆不可，陽曆是更合於實際季候的轉換的，方法又簡便，所以，它也可以為更好的農業年，就像它適用於世界其他各地一樣。

「噢，原來是這樣的！那我們以後倒應該重視陽曆囉！不過，剛才你說的什麼月轉地轉，我還不大明白，究竟是怎回事？……」

「是呀，我只聽說有日出日落，就從沒聽說什麼地繞太陽的！」

「好吧，不過天也快黑了，我們明天再談吧。」

「對對，對對，明天我們一定準時再來，種田人究竟是需要知道些天時的呀！」

於是鄭家的這席談話，才暫告結束。